

前沿直击

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回顾与前瞻

苑大勇
刘华蓉
李淑静



限制,也导致国际交流、教师国际间交流与培训等项目明显减少。一方面,疫情推进了职业学校开展远程教学的进程,职业教育相关的线上课程、线上培训明显增加,用于远程教学的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明显增加;另一方面,疫情也催生了生产企业加快自动化的紧迫感,机器人、自动化流水线代替人工的趋势加快,将直接带来劳动力需求的衰减,对就业和职业教育的专业布局带来影响。

国际组织更加关注职业教育改革前景

全球经济和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发展需求也不断变化。全球各大行业和职业教育组织纷纷召开,职业教育、培训和技能再培训等顺应时代发展,紧跟科技前沿,从多个方面为全球发展培养具有前瞻性和国际化的专业技术人才。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工业5.0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富有弹性的欧洲工业》报告指出,教育培训和技能提高培训等应适应产业数字化转型。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构建工作技能共同语言:全球分类学》和《提高技能,实现共享繁荣》两份报告,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评价提供了新的指导标准,并呼吁各国加强校企合作,共同培养职业与技能对口的、时效性、专业性人才。经合组织发布年度教育概览报告,倡导各国加大教育投资以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助力踏入职场的年轻人提升自我竞争力。世界职业院校联盟发布《全球专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未来发展前景》报告,强调终身学习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要性。

各国加大投入带来职业教育发展新契机

为满足未来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特别是加大投入发展职业教育。例如,挪威政府优先安排经费提供教育援助,失业和下岗人员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与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同时拨款4000万欧元帮助受疫情影响的私立大学和职业学校,疫情期间职业学校的学生数量和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澳大利亚调整联邦预算,明确提到要保护就业,并提高劳动力技能以适应未来工作,通过提高学徒工资补贴培养技工人才,学徒制热潮达近年新高。荷兰教育部为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重新开放措施,并为所有学生提供服务,帮助学校应对疫情影响,并加大了对免费社区学院和劳动力培训的资助。

各国进一步立法保障职业教育发展

为保障职业教育发展,全球部分国家2021年推出了新的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法案和规定。瑞士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新法案于2021年8月1日正式生效,新法案将瑞士职业教育提升至更高的层次,规定瑞士职业教育研究和教师培训机构,可提供本科和硕士层次职业教育学位。同年,芬兰通过新法案,将义务教育年限由9年延长至11年,职业教育也被

纳入义务教育年限内。为确保该计划的顺利实施,芬兰政府决定2021年至2024年逐步提高财政专项拨款,让更多学生享受免费职业教育。

全球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进程加快

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各国职业教育体系也充分依托数字教育优势,大力发展数字教育。德国发起“数字教育倡议”,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支持,并通过“公司间职业培训中心数字化”的特殊计划为跨公司职业培训提供资金,创建数字化培训平台,使职业院校学徒和在职人员在数字教育下获得更加深入、更具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发展。越南开展了加快数字化供需对接的数字化转型,教育培训机构广泛开展在线教学、在线考试,并计划在未来建设健全的技术生态系统,创建数字技术平台,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及信息技术人力资源,使数字化为职业教育、职场需求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活跃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国际出行,延缓了国际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但以线上线下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的国际合作交流并未间断。2021年,欧洲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举行了高级别会议,探讨新的欧洲学徒联盟(EAFA)的关键优先事项。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发起的“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等多个国际会议召开,探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热点问题。除国际会议外,各国出台政策鼓励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比如,英国启动实施新的图灵计划资助申请,计划获得1.1亿英镑支持,约4万名学生将获得海外学习机会,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启动了多项计划,与双边和多边合作伙伴开展资格认证和在线教育,并推进《2025年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参与战略》实施,鼓励职业教育领域的跨国交流等。由于在线方式简便易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呈现出更加活跃的状态。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继续得到认可和推行

为充分发挥职业资格证书在提高技能和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世界各国积极完善职业教育成果认证机制,激励职业院校学生和各类在职人员通过接受职业技能教育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更好地与职场技术需求相匹配。2021年,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小组发布教育政策文件,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对“微证书”的重视和干预,支持失业人群重新就业,并为进入高等教育铺平道路。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将“微证书”开发成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入门认证标准,将部分学位与微证书相关联,为学生进入职场搭建桥梁。加拿大斥资在职业学院创建与行业相关的微证书制度和职业培训的新法案于2021年8月1日正式生效,新法案将瑞士职业教育提升至更高的层次,规定瑞士职业教育研究和教师培训机构,可提供本科和硕士层次职业教育学位。同年,芬兰通过新法案,将义务教育年限由9年延长至11年,职业教育也被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职业教育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世界各国更加关注职业教育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柏林可持续发展宣言》中强调教育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呼吁各国通过教育整合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使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教学环境、课程设计、课堂教学中得以体现。对此,世界各国纷纷响应。日本修订《高等学校设施配备指南》并明确指出,要提高院校建筑性能,提高各类教学设备的使用效率,同时引入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德国企业培训研究

所和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联合发布《构建可持续发展学习场所培训企业可持续发展指南》,帮助职业教育学校和培训企业落实新标准,将培训场所建设成为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学习场所。新加坡教育部的课程策划与发展部发表声明,将在所有学校引入生态管理计划,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融入课程体系,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教学方式。

重视学徒制改革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为在疫情冲击下促进职业教育发展,重振国民经济,各国纷纷出台措施,发挥学徒制优势,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瑞士职业培训特殊工作组为年轻人提供学徒职位和获得专业资格的机会,年轻人通过在工作组的网站上交换有关信息与机会实际了解和体验相关工作。英国采取财政措施鼓励推行学徒制,将成人学徒的雇主奖金奖励翻倍。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对“安全学徒制”计划进行了扩展和改进。韩国教育部与大韩商工会研究所公布了“第一届教育发展职业体验认证机构”结果,这些机构将为学生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职业体验机会。

鼓励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为使劳动者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发展,加快形成终身学习型社会。新加坡政府加大对“技能未来”项目的投入,启动“新加坡联合工作和技能一揽子计划”,联合微软等大型企业进行合作开展工作坊培训,以满足国民对技术提升的需求,同时还设立“技能未来奖学金和雇主奖”,加强对技能和再培训的支持,并激励企业在员工技能培养和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英国政府启动了“16岁后教育法案”,建立适合16岁后的成人教育的多领域、多学科培训体系,同时减轻成人参与培训的经济压力,进而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学习机会。韩国教育部宣布修订《终身教育法执行令》,向低收入成年人发放终身教育使用券,该券用于在全国1000余个指定机构听课,为受众提供接受终身教育的机会。

综观2021年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可以明显看出以下值得重视和思考的大趋势:
一是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全球的共同选择。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职业教育的发展显得更加重要,也普遍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获得较好发展的国家,职业教育几乎都得到了空前重视,国家发展的着力点也开始兼顾职业教育。加强立法、增加投入、重视推广职业资格证书,保持国际交流等都是各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重要体现。

二是疫情蔓延导致职业教育强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动力,加快数字化进程的紧迫感明显增强。数字经济、智能化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而疫情助推了这一发展进程。疫情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冲击,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完善职业教育教学体系和支撑措施,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机构包括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推进师生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化教育。

三是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紧密相连,要坚持服务社会,同时要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职业教育助力劳动者获得更多劳动技能,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取得更好的报酬和待遇,是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职业教育不仅是面向在校生的教育,也是面向成人的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有助于使人们在各个年龄段都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和机会,加快形成终身学习型社会。

(苑大勇单位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刘华蓉单位系中国教育报刊社,李淑静单位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国际观察

日本“央地合作”振兴家庭教育

师艳荣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起点。传统观念里,家庭教育是父母的责任,被视为家事。2022年1月1日起,中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中国首次从立法层面将家庭教育提升到国事的高度。实现立法保障后,落实支持政策和有效开展实践活动就成为振兴家庭教育的当务之急。日本在社会转型和教育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家庭教育问题,并在政策支持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可以为我国家庭教育的振兴提供一定借鉴。

日本经济社会转型催生家庭教育问题

二战后,日本社会加快向现代化变迁,家庭结构、家庭养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家庭结构看,经济高速增长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三代同堂大家庭逐渐减少,以小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模式成为主流,血缘亲情和邻里关系淡化。家庭作为孤立的个体,缺少长辈和邻里支持,育儿烦恼得不到有效纾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背景下,日本单亲家庭、贫困家庭等增多,放弃育儿、虐待儿童等家庭教育问题日益凸显,与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密切相关的拒绝上学、犯罪、校园欺凌等青少年问题也日益恶化。

从家庭养育环境看,日本社会普遍推行“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父职缺失”和“母子(女)为中心”的父母角色失衡问题突出,不利于孩子健康人格的培养,溺爱、过度保护、过高期望、偏重智育等家庭教育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孩子独立性和自律性的培养。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家庭教育问题衍生出一系列令人忧虑的青少年问题。21世纪以来,在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啃老族、蛰居族等问题凸显,日本政府意识到振兴家庭教育已刻不容缓。为此,日本政府从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及实践探索领域出台了诸多推进措施,以振兴家庭教育。

以《教育基本法》为核心进行家庭教育立法

《教育基本法》被称为日本的“教育母法”,在家庭教育立法中居于核心地位。早在1947年3月,日本在颁布的《教育基本法》中就明确提出“家庭教育”概念,并将其置于社会教育范畴。2006年,日本在新修订的《教育基本法》中专设家庭教育条款,确立了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国家、地方政府及团体在促进家庭教育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强调了家庭、学校及社会协同合作机制的重要性。

在修订《教育基本法》的同时,日本政府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以保障家庭教育的有效推进。如2008年修订的《社会教育法》明确提出,教育委员会有提供有关家庭教育信息的职责;2011年修改的《民法》指出,父母对儿童具有监护权及教育指导权,且监护人惩戒权的行使被明确限定在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进行的监护和教育所必需的范围内;2020年修订的《儿童福利法》规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应支持儿童的监护人,使儿童在家庭中得到身心健康的养育。此外,各地方自治体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陆续出台有关家庭教育的法规,对家庭教育的理念和实施方式作了详细的规定。

制定“央地合作”政策支持框架

政策引导和支持机制是落实家庭教育的重要保障。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同合作的“央地合作”政策支持框架,在振兴家庭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制度支持方面,日本文部科学省

设立家庭教育支援室作为家庭教育专门指导机构,并制定“家庭教育支援计划”。该计划由地方政府协调各相关机构和民间团体协同推进,主要包括推进家庭教育支援团队、建设家庭教育支援人才、构建访问型家庭教育支援项目等支援政策。在中央政府引领下,地方政府相继制定家庭教育支援条例,规定家庭教育支援团队、地方政府的职责及实施方式等内容。日本内閣府为整合各自为政的政府推进体制,制定了儿童及育儿支援新制度,于2015年4月正式实施。该制度面向所有需要援助的家庭,动员全社会力量和质量两方面支持育儿活动。地方政府制定并实施儿童及育儿支援计划,配合内閣府有效推进该制度的实施。日本厚生劳动省致力于提高儿童福利和母子保健水平,积极推进“养育援助访问事业”,就育儿问题提供咨询、指导、建议及其他援助。

在智力支持方面,央地两级政府为建设家庭教育支援专业人才队伍,积极培养家庭教育咨询专家、培训家庭教育支援人才。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家庭教育手册》,为父母、全国教育委员会及育儿支援团体等提供关于家庭教育的学习机会;积极开展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如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调研分析,充分听取地方行政机构意见,总结经验并推向全国;设立推进家庭教育支援研讨会,梳理有关家庭教育支援的社会动向和课题,对相关支援措施的成果开展调查,进行效果评估。

此外,为保障家庭教育支援活动有充足的经费,日本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机制,由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财政预算分担补助。

成立家庭教育支援团队促进家庭教育发展

日本新修订的《教育基本法》指出在强化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需要积极构建新型家庭教育实践路径。在日本开展的各种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中,家庭教育支援团队是家校社协同合作的重点推进模式。

家庭教育支援团队于2013年成立,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别重视并支持家庭教育支援团队在各地的支援活动。首先,广泛吸纳地区人才,与学校、保健福利机构合作,推动家庭教育支援团队的建立及开展相关活动。其次,实施注册制度和表彰制度,掌握各地区实践状况,收集有效案例并发布相关信息。截至2022年1月13日,在文部科学省注册的家庭教育支援团队多达356个。

家庭教育支援团队汇集了多领域人才。以育儿经验者、资深教师等地区育儿指导者为主,民生委员、儿童委员、保健师、保育员、临床心理师、社区社会工作者、地区学校合作活动推进员等来自各领域的人士和专家参与其中。团队成员大部分是生活在周边地区的居民。为方便孩子和家长进行咨询,团队以当地的学校、公民馆等为基本活动场所,也会与幼儿园、托儿所、育儿支援中心、保健中心、儿童馆、小学、初中、企业等各种机构开展合作,组织相关支援活动。

家庭教育支援团队采取灵活多样的支援措施。主要通过亲子活动、讲座等方式为所在地区的家庭提供育儿和家庭教育的咨询、信息及学习机会;利用地区资源组织亲子参加的体验式活动,提供信息和交流场所开展咨询活动;实施访问型家庭教育支援,通过家庭访问为有需求的家庭单独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该团队在家庭和专业机构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构建起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有效帮助父母解决育儿和家庭教育的各种烦恼,提升了父母的家庭教育素养,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加和谐。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环球快报

新西兰将提前开放边境

5月11日,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正式宣布,新西兰边境将于2022年7月31日全面开放,同时公布了移民与国际留学生签证事宜最新政策。新西兰教育部长克里斯·希普金斯在5月12日表明,新西兰正重新向国际留学生全面开放,政府将致力于重振国际教育,《新西兰国际教育战略2022-2030》也将迎来重要更新。

克里斯·希普金斯强调:我们非常欢迎国际留学生的回归。提前重开边境彰显了新西兰政府对国际留学生的有力支持,以及对重建新西兰一流国际教育的不懈承诺。这对于新西兰所有大

学、理工学院、中小学、语言学校和私立院校等都是好消息。

国际留学生政策变化包括:就读学士或研究生以上课程可以继续享受毕业生工作签证政策,就读七级及以下非学位课程的国际留学生(不包括学士学位)只有在就读专业与新的绿色清单上的职业相关时,才有资格获得毕业生工作签证;国际留学生所获得的毕业生工作签证期限,将和他们在新西兰境内学习的时间挂钩,但硕士和博士除外,他们将保留目前的3年工作期限;国际留学生将不能第二次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本报记者 韩晓萌)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